



春节杂记

阿强

新年辞(外二首)

何军雄

进入到农历腊月,一些城市的公司和厂矿就开始放假。回家的脚步像插上了翅膀,开始变得轻盈而急迫。尤其是路远的,或者在外打拼了一整年而没有回家的,此时,用“归心似箭”一词来形容再贴切不过。钱钟书在《说“回家”》一文中这样解读:“回是历程,家是对象。历程是回复以求安息;对象是在一个陌生的、识旧的、原有的地方从容安息。”“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回家”和“过年”联系在一起,这一年就算再忙再累,汗流的再多,泪流的再多,在回家过年的征途上,辛酸也就化作幸福的回忆。

这种急迫的心情表现在行动上,就是春运客流量的增加。把城里的出租房退了,房租结了,把该给的工钱结了,只为了回家;把给爹妈儿女买的衣服塞在密码箱里,把年货大包小包的提上火车,只为了回家;买不到直达站的,从其他站转车或者多花点钱打车,只为了回家;当然,买了轿车的,肯定是要把新车开回老家,就算路上堵三四个小时或者更久,也不要紧,只为了回家。

回家,是一个比唐僧西天取经还要坚定的事。2008年,中国南方发生了大范围低温、雨雪、冰冻等自然灾害,即便如此,广州火车站滞留的旅客依然不改回家的念头:“就是死,也要死在回家的路上。”过年,回家团聚,是中国人骨子里发出的声音。尤其是腊月二十向后推进,及至大年三十那天,焦急的眼神里,是火一般燃烧的乡情。路上,成群结队的摩托车大军、私家车大军混合着绿皮车、高铁、大巴,这滚滚的车流,在中国的版图图上,纵横、穿梭,老家亮起的那盏灯,像灯塔,又似一个古老的召唤。家近了,又远了,家远了,又近了。脚步带风,回家的思绪是有声音的,只为了回应远方的那一丝期盼。

其实,对于异乡漂泊的游子来说,就算腊月回到家,新年的钟声一响,整个正月过完,最迟,正月十五,就又要踏上漂泊的旅程。回家过年,其实,也就是不到一个月的团聚时间。但是,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只是数字的概念,对于游子来说,在心里时间上,却是比一整年还要久啊。

我想起了十五年前的腊月二十六那天,当时,父亲和母亲远在浙江玉环做泥瓦工,我和弟弟留守在安徽老家。当时,没有手机,通联的方式也只是打一打固定电话。腊月二十五,母亲把电话打到村里的村长家,告诉我和弟弟腊月二十六早晨八点,到省道和乡道的三岔路口下车。于是,我和弟弟早早起了床,八点之前就站在三岔路口焦急地等待着。天公不作美,腊月二十五的晚上就开始下大雪,到二十六凌晨,地上就铺满厚厚的一层雪。中巴车在省道上行驶,只能像乌龟在爬。说好的八点下车,在恶劣的天气面前,我和弟弟一直等到中午十二点,依旧没能等来父亲和母亲归来的身影。停

下一辆中巴车,我和弟弟就上前去迎,没能看到父亲和母亲下车;再停下一辆中巴车,依旧没有父亲和母亲归来的消息。失望、失落、失去了耐心的我和弟弟,眺望着雾蒙蒙的远方,泪痕宛如车辙,在脸上弯弯扭扭地挂着。下午三点的时候,父亲和母亲终于下了车。见到他们的一刹那,弟弟放声痛哭。而我则木然地站在风雪中,雪花在我和弟弟的头上铺上了薄薄的一层,父亲手里拎着一只鲢鱼,哭着说,儿子上别哭,咱回家,回家过年喽。一家四口,复又踏上回村的路。村道上,从远方归来的乡亲,哈着热气,一边说说笑笑,一边相互打着招呼。何为故乡,有父母在的地方就是故乡,父亲为父,母亲为母。父母在,故乡在。家,就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撑起来的港湾。

我在老家的乡村和异乡的城市都过过年。乡村的年和城市的年有着极大的不同。乡村的年,是从宴席开始的。腊月里,亲戚邻居家的村宴就开始张罗着。从腊月一直排到正月。三叔家的孙子请满月酒,二叔家的孙女过周剃头,瘦子大爷家的儿子结婚,同学的孩子过生日,红包、压岁钱,在礼尚往来的吃吃喝喝中,中国人的人情就这么被一张网交织在一起。好不容易空下来,和家人团聚,其实,最忙碌的是母亲。她永远是家里最忙碌的那一位。当男人们去打牌、出礼,在社交中维护人情之时,她们在家里蒸馒头、包饺子,煎炒烹炸,忙得团团转。我在异乡说想家,实际上就是想念母亲做的那一道道家常菜,也是“妈妈菜”。贫穷的时候,母亲能把那些简单的菜做的有滋有味。如今,日子富裕了,母亲依旧把勤俭持家的本色保持着。不浪费一颗白菜,也不浪费一滴菜籽油。桌子上摆放的盆盆碗碗里,鸡肉肉蛋是不可缺的,但是那些和平淡日子相连的土豆、萝卜、大白菜,依旧是母亲对农家生活最好的诠释。

乡里人家过年图的就是一个热闹。如果说过去的年,物质匮乏的年代,为的就是过年的时候能吃上一次肉。那么现如今,则是在一次次团聚的饭桌上追忆一下往昔,巩固一下感情。年前去姑妈家聚会,年后就是去舅舅家,推杯换盏,觥筹交错,喝到动情处,总不忘把小时候的那些趣事翻出来,相互嘲笑一下对方。改革开放四十年,四十年所走过的经济发展之路,是快速的,是不让人有一丝喘息机会的,时代的车轮高速飞奔,我们坐在列车上,也跟着高速前进。村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论是立足现实还是回首过去,每个人都有太多的话要说。城市化的推进,那些留给我们回忆的小河、农田、古树、老屋,都永远消失在视野里。我们只能在老照片和视频里看见过去的生活和自己。在时代的洪流中,每个人都在努力地生活着,希望活出更精彩自己。我们每个人都都在追求着自己物质上变化的那一个梦。再回首,真的是云遮断归途,再回首真的是泪眼朦胧。2018年

的抖音上,一段深情地独白引发了众多人的感慨:“周杰伦已经结婚三年了,江南style骑马舞已经是六年前的事了,2008年的奥运会也已经过去了十年,陈奕迅的《十年》,竟然是十五年前的歌了,就突然觉得,原来已经这么久了。”句句令人慨叹,字字直扎人心。

2017年的11月1日,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在我们老家,去世的人家三年之内是不能贴春联不能放鞭炮的。2019年,大年三十的中午,鞭炮声开始此起彼伏地在各家各户的门前响起。守着冷清清的农家小院,母亲和我还有弟弟,一脸的落寞。日子总要继续下去的,母亲在父亲的遗像前,说了一下午的话,而我和弟弟则对饮着苦酒,追忆着父亲在世时的一点一滴。父亲在世时,最注重过餐桌上的吃食。他年轻时曾在部队里做过三年的炊事班班长,对于农家菜的烹调有着自己的心得。他最擅长做的一道菜就是油炸馓子,父亲炸的馓子极讲究火候。火大,易焦,火小,则不脆。而父亲总能在油温和火候之间找到一种制作美食的平衡。父亲炸的馓子,只能在梦中或者回忆中嗅到那份甜香了。

阎连科说:“旧习难改。尽管离开农村老家已三十多年,我却从未将元旦作为一年的开始。在我家乡,一年真正的开始是大年初一。”

我的故乡和阎连科的老家相隔不远。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庄稼人的心里,年三十夜里的接天神鞭炮一放,这一年就算过去了。如意或者不如意的一年,顺心或者不顺心的一年,随着鞭炮声远去。新的一年,大年初一,寒冷的天气里夹杂着萌发的春意,迎着新的生活。其实,真正的年,在快节奏生活的压缩下,已经将年味一再提纯。过完初五,外出打工的、上班的,就已经开始启程。做生意的,已经规划着新的一年如何把生意做大。上班的,则要快速从假日的悠闲中抽出身,收紧心,忙碌着新的工作。乡村的年,留给人们回味的,实在太少太少。尽管,年夜饭的美味还在唇边停留,尽管过年的红包还在口袋里藏着没有开封。但是,为了一碗饭拼命的奔跑,谁也不想落在后面。

通常,正月里会有一场细雨飘过。这是丰年的征兆。勤劳的庄稼人会把家中备好的化肥倒在筐斗里,迎着细雨,就走向了麦田。麦子们等待这场雨已经等待了一个寒冬,此时,把化肥撒在田地里,就是一次成长的拔节。我的脑海里依旧会浮现父亲的背影,我老觉得他没有离开过这个村庄。他也许就是那撒化肥的农人中的其中一个,或者,他又扛起了铁锹和锄头,走向了那未开垦的荒芜之地。这个忙碌了一辈子的,从未离开过土地的老农民,他和土地的感情比我们的父子情还要深。尽管他埋在了土地之下,但是,他在土地之上的生活,早已像家谱上的册页,刻在了我久久难忘的血脉之中。

冬雪过后,一串红灯笼
开始在各家各户的门前高挂
欢乐是过年的唯一主题
锣鼓敲响了一年丰收的喜悦

一顿年夜饭,将亲情包裹
团圆的画面在除夕展现
身在异地他乡,思念的泪水
淹没了故土干渴的池塘

一声炮竹,催醒年的脚步
对联贴在老家的门框上
守岁的亲人,将年的喜讯
告知深埋土壤三十年的父亲

春色图

春色在门前的槐树上张望
枝芽,被风的衣袖拉开
置身于春意盎然的美景里
色彩和着雪的姿态消融

所有的绿色被艳丽包容
对一幅画的动感临摹
内心的色泽,涂墨开来
将一个季节的画轴渲染

是春天得意的山水写意
用浓墨重彩的画笔
书写着关于春天的景致
以及三月花朵盛开的期望

乡村春韵

春日里,万物复苏
一头牛亲吻土地的芳香
墒情良好,易于耕种
春韵在乡村的舞台上奏响

乡间,羊群出没的时候
杏花在山坡崭露头角
春风吹开了三月的眉眼
野草顶开了干渴的地皮

河岸的杨柳一字排开
倒影着河里涟漪的水面
摇曳在风中的枝条
和季节的柔情一样妩媚

笔底微澜(组章)

符纯荣

插旗山下

初春的消息,被一截热心的暖风泄露。
流水观察天空的脸色。
柳槐垫高脚尖,攥住一对春燕快若闪电的嬉闹声。
一些事件现出端倪:
溪畔草根有活泛的迹象,枝头芽孢有露头的冲动,
去年的鸟巢有找回温情的想法。伸向远方的路,不断运送远足的行囊。
插旗山下,春天似乎来得缓慢一些。
山空。水瘦。桥自横。
捣衣声迟疑,可能还未想好,怎样安慰这草木人间。

岔溪口

光线垂落下来,将岔溪口这枚纽扣,缝补在大巴山的衣领上。
山崖陡峭、逼仄。
一朵山花的璀璨,将一角不规则天空映衬得险要。
那人站在阳光里,导引着牛羊行走的方向。
与河水相伴而行,同样细水流长的光阴,在这个段落有着近乎默契的低调。
没有谁驱赶着谁。
包括风吹雨打的日子,在岔溪口过得那么小心。

罐子滩

远山。近水。古渡。乱石滩。
苔藓躲在背后:一脉旧时光,悄悄染上墨绿色的锈迹。
洗衣人时而起身,蹲下。
颈口水急,正好去除生活中的谬误,稀释冥顽印痕;也将苦难藏在深处,等着虚妄或无知者的深陷。
河水汇聚、奔泻。有偶因困顿的局促,就有冲破束缚的快意;有狂放不羁的轻佻,就有抵达平稳的从容。
正如俗事沉浮:罐子滩涌动。过渡者淡定。洗衣人优雅。
当她起身,生活中的冷色调,便有一道鲜活的红闪过。

日暮乡归

再赶一程,沿途添加的疲惫,就将消退殆尽。
再走几步,一条长路就将异途他乡彻底丢弃,归于家的收纳。
秋意阑珊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为你守住命运中的初心与珍重。
一幢土墙房,总会等候在拐弯的地方。
很快,暮色就会席卷过来。
灯光揉去老眼昏花的沙粒。炊烟飘向天际,为你腾空更多的温暖。

田家榜

多么像唐诗中的意境:

秋丛绕舍,篱边日斜。柴扉虚掩处,布满往事的破绽。阶沿上的柴禾,有的已开始老朽,正与炊烟一起走在风化的路上。
日影迟,车马慢。
如果可以,再来一次生育女、圈鸡养鸡;让锅碗瓢盆派上用场,重新分配人间冷暖。
——你丢失的生存技艺,会有年月帮你一分一厘攒着。

远春

春天来的时候,先要撞痛椿芽昨夜溜出窗缝的寒噪。
随后,才是踮起脚尖观望的风,将消息传递给每一个懵懂事物。
一湾梯田还在赖床。半截枝条继续枯瘦。塘里鸭毛无所事事。多少炊烟想不起飘动……
唉!远山空蒙,故园惨淡啊。
一层春衫捂住的心事——
菲薄。凄惶。比近更近,比远还远……

夏至

再坐上一些时辰,晚风会变得轻巧一些。
大面积的狗尾草。大面积的芦苇花。大面积的夕

光,一点点收走自由散漫的荡漾。
暗处,流水潺潺有声,洗濯高高在上的倒影,让闪过的飞翔保持通透。
再过上一些时辰,她的心事会归于安谧,渗入幽微的凉意。
奔往季节的路上,野菊花来得缓慢,蒲公英尚在勃发。而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栗,在空气中露出松动迹象。
——说明夏天如约而至。
——说明爱上等候的女子,没有与事件决裂的意思。

秋后

丰收的日子,多少醉人气息从日历中衍生出来,铺就一条还乡的路。
岁月据守的屋檐,有情非得已的低垂;
颗粒归仓的露台,有喜不自禁的拥堵;
角落里筛拣豆粒的人,有越来越难以掌控的光阴,被指尖遗漏或走失。
阳光大好。适宜无所事事,走亲访友,适宜放纵孩童般快乐的鸟儿,将秋收残局认真打理。
对于回家的日头,包谷棒、红辣椒是最为热情的接纳者。
而木格窗扉从不喜形于色。
一贯恒定的沉默,用于收纳色泽的饱满,垫高情感的厚度。